鄂國金佗稡編

三之四

漢書門 類 八九四九 號 一六八 函 一三 架 二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九四九 號 二〇 冊 二六七 函 一五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949
冊數 20(2)
函號 287 90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三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岳珂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下

紹興十年

班師二詔

入覲一詔

紹興十一年

援淮西一十五詔

臣珂跋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紹興十年
僞昭武大將軍韓常旣失夏金吾畏
罪不敢還以兵五萬屯長葛密遣使
願以其衆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兀
术復聚兵十萬拒先臣于朱僊鎭先
臣按兵不動第遣將以背嵬五百奮
擊大破之兀术奔東京時大軍去
京纔四十五里方議受降且進取兩
河響應指期成功秦檜主和議懼得
罪于虜亟請班師先臣抗疏以爲虜
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
沮喪得間探報兀术已盡棄輜重疾
走渡河況今豪傑鄉風士卒用命天
時人事强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
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令少駐
近便得地利處報諸帥同爲進止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

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
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
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止以觀敵釁
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
起發卿可照知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退師秦檜復
請休兵觀釁亟趣先臣退一日而奉
金牌者十有二先臣奉　詔還自朱
僊鎮將朝于　在所會韓世忠在淮
陽楊沂中往徐州　朝廷慮虜軍襲
其後復賜　御札令駐京西牽制
比聞卿已趣裝入覲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
但以卿昨在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犄角
並進今韓世忠在淮陽城下楊沂中已往徐
州卿當且留京西伺賊意向爲牽制之勢俟
諸處同爲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也
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還至廬州始奉牽制之詔而韓世忠已還軍於楚州賜 御札報諭 令疾馳入覲

昨以韓世忠出軍淮陽委卿留京西爲牽制之勢今聞卿已至廬州世忠却已歸楚卿當疾馳入覲以副朕佇見之切軍事足得面議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諜報兀朮韓常將入寇先臣聞警即上疏乞會諸帥兵破敵願以身爲先驅既遣奏整兵以俟 命未至十五日乙卯兀朮韓常與僞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乙丑駐廬州界報至賜 御札令先臣以兵至江州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

界上張俊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
夜前來江州乗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
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
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扎卿宜體悉
付　飛　御押
二月四日癸酉先臣在鄂未奉　前
詔念虜既舉國入寇巢穴必虚若長
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既
遣奏又欲亟遏虜師是日再抗疏曰
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虚勢必得利萬
一以為寇方在近未暇遠圖即乞且
親至蘄黄相度以議攻却且虜知荆
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
得不拘使敵罔測未至賜　御扎趣
出兵
比以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
劉錡見併力與賊相拒已親扎喩卿乗此機
會提兵合撃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

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黄繞出其後腹背擊賊
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付飛　御押
前詔未至虜已迫和州七日丙子復
賜　御札趣出兵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
倍道前來合力擊賊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
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
會也再遣手札卿當深悉七日

付岳飛　御押
九日戊寅先臣始奉出兵江州之
詔下令以十一日庚辰就道且以奏
聞未至十日己卯　詔遣中使張去
爲至先臣軍賜
御札趣出兵
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
巢縣下寨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
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

道今遣張去爲往喩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詒
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時以寒嗽在告庚辰力疾發鄂
渚會所乞合諸帥兵破敵之　奏始
至賜　御札褒嘉
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
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
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若乗此機會亟提兵
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自蘄黄
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爲良策卿更審度兵
貴神速不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
悉
付　飛　御押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甲申復賜
御札趣出兵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
兵前來共破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

力踐所言以攄素志今據歸正人備説金賊
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卿不
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詔不爲虚
言況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存
此曉夕以佇出師之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
十五日

付飛 御押

先臣始沓奉 前詔乃益疾馳以
行十七日丙戌先臣癸酉之奏
始至時 朝廷亦欲亟遏虜師賜
御札報諭 令姑緩 京洛之策
屢發手詔及毛敦書張去爲繼往喩旨朝夕
需卿出師之報覽二月四日奏備悉卿意然
事有輕重今江浙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
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李顯忠等
皆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蘄
黄徑趨壽春出其賊後合力勦除凶渠則天
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再遣親札宜深

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是日既詔令緩　京洛之策而
先臣乞出蘄黄之　奏始至復賜
御札嘉奬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黄州相度形勢利害
責得不拘於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
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濟國家之急若得
卿出蘄黄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大
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
嘉歎再遣親札卿宜體悉十七日未時
付岳飛　御押
十九日戊子先臣出師之　奏始
至賜　御札嘉歎且申述先臣初
奏會兵破敵之意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黄舒
州界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
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斁以卿素志

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諸頭領盡在
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
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
銳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
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
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
貴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
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
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

與卿一軍相諳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
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九日二更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出師蘄黃親以背嵬先驅疾馳
入廬州兀朮懲潁昌之敗聞軍至舉
營宵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之舊先
退兵渡淮三月一日庚子報至賜
御札諭先臣令平蕩壽春
聞虜人已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

中劉錡並往尅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
得停迹以除後患則卿此來不爲徒行也有
所措置開具奏來 一日

付 飛 御押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 御札趣先
臣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府卿可約
與相見從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
來接戰即當乘其既敗痛與勦戮使知懲畏
若已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靜盡
免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濟
不致二三也遣此親札諒宜深悉

付 飛 御押

先臣軍在廬州兀朮韓常已遁得張
俊報虜已渡淮盡絶乃還軍舒州具
以奏 聞且候 進止會兀朮聞先臣
退師用酈瓊計復窺濠州先臣聞警
以四日癸卯夜發舒州進援 朝廷

得警奏十一日庚戌賜　御札趣出兵
兀朮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
已提軍到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
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事勢以圖壽春廬
通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軍至粮草
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
已行下諸漕爲卿一軍辦粮草不管闕乏付
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一日未時
付飛　御押

先臣已先　詔出師援濠　朝廷猶
未知庚戌之夕先臣還舒之奏始
至乃賜　御札嘉奬先臣恭謹之節
而趣令夾擊以定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已渡淮
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
恭慎不敢專輙進退深爲得體朕所嘉歎據
報兀朮用酈瓊計復來窺濠州韓世忠已
與張俊楊沂中會于濠上劉錡在廬州柘皐

一帶屯軍卿可星夜提精兵褁粮起發前來
廬州就粮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
擒殺兀朮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廬
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粮急遣親札
卿切體悉十日二更
付飛 御押
先臣自舒州疾馳以十三日辛亥至
定遠縣兀朮先以八日丁未破濠州
張俊以全軍駐于黃蓮鎮去濠六十
里不能救楊沂中趨濠城覆于虜王
德救之而免兀朮方據濠聞先臣將
至復遁夜踰淮不能軍時 朝廷方
得先臣發舒州之奏乃賜 御札
嘉奬且 諭以適中機會之意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
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
如此據探報兀朮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
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

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
也中興勲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
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奬諭卿宜悉之
付飛　御押
先臣得張俊報韓世忠先以四日癸
卯自招信泗州還楚而俊亦以十四
日癸丑還軍滁州先臣既獨以孤軍
駐定遠而虜已悉遁乃復還軍且具
以奏聞未至　朝廷以未知世忠還
楚十七日丙辰復賜　御札令先臣
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廬舒間想極勞勩一行將士
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渉之勤朕心念之不
忘比以韓世忠尚在濠州與賊相拒獨力恐
難支梧累奏告急卿智略有餘可爲朕籌度
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賊勢以援世忠
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爲念無分彼
此劉錡一軍已專令間道先行張俊楊沂中

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十七日

付飛 御押

臣珂跋

臣仰惟

高宗皇帝天錫

神武

紹開

中興

南征

北伐

景命重集而先臣飛奮自畎畒首蒙

異知外抗强胡内平劇盗力復京西之

境土智奪中原之僣僞至於旌麾所指

兩河響應謳視

陵寢恢拓版圖無非簡在

上心中稟

成筭故

雲章

奎畫
輝映日月藏之臣家亶為
盛典中經權臣之禍歸之有司屬當
更化
首還諸孤於嶺表且以
軫念先臣不忘之
德意屬于
孝宗皇帝迨
御極之初
盡伸前枉臣父霖拔自流離之餘躐登
清貫嘗因攝貳匠監抗章有
請遂獲
賜還若群陰宿雺將旦澄霽粲然復覩
青天萬象呈露焜昡心目臣父是用寅
奉朝夕屢欲刋之琬琰以詔亡窮以侈
榮遇以章
先帝委寄待遇之隆而彙次未終齎恨
沒地臣生銜隕霜之哀重佩易簀之訓

追述
先志纂輯次第端拜摹刻凡為
詔札七十有六若淮西始終十有五
札復以甲子繫日蓋辨明疑似不敢不
詳其他軼在人家
散之族部者臣不能究悉誓畢此生捜
訪以補其
遺庶幾
帝王彌綸之

無有執之而流涕如德輿
忘其狂且僭而志于下方
歲次癸亥冬十有一月乙
監鎮江府戸部大軍倉臣岳珂恭書
之誣歲月未久稗官所載
是以甲子

而且繫以事始誠恐不如
以洗謗書詔来禩今
家石刻上
散諸士大夫間特其標軸
紓卷故讀辨誣有每病於
之難録本鋟木以就簡易
披咸在昭然可稽抑子孫
論是是非非之理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四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一

崇寧二年

宣和四年

宣和六年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 是年改元建炎

建炎二年

建炎三年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　癸未歲

先臣和遺事　初歲遺事

二月十五日先臣生名飛字鵬舉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及姓源類譜曰唐堯時有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官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冑莫考凡數千載皆韜迹不耀望雖出山陽郡先臣實家于湯陰亦知知其所以從自先臣成而下皆以力田為業及先臣和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廩食河北屢歉饑者多先臣和常日以脫粟數升雜蔬為糜

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道路之饑者均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先臣和謂之曰彼饑者亦人爾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日再食而猶欲求飽耶吾欲裁吾之僅有濟人之絶無耳人有侵其地以耕者劃而予之無爭意有貸其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慍色雖甚窶之未嘗悔鄉人重敬之先臣方在孕有老父過門聞姚氏之聲曰所生男也他日當以功名顯世位至公孤父因忽不見及

生先臣之夕有大禽若鵠自東南來飛鳴于寢室之上先臣和異之因名焉未彌月黄河決内黄西水暴至姚氏倉皇襁抱坐巨甕中衝濤而下乘流滅没俄及岸得免先臣少負氣節沉厚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強記書傳無所不讀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呉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常得燭晝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要領輙棄之爲言語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

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者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嘗學射于郷豪周同一日同集衆射自眩其能連中的者三矢指以示先臣曰如此而後可以言射矣先臣謝曰請試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先臣後先臣益自練習能左右射隨發輙中及爲將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破賊鋒同與先臣別未幾而死先臣往弔其

墓悲慟不已毎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肉于同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酹酒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衣就盡先臣和覺而索之默不言撻之亦不怨後伺其出而竊從往視之盡見其所爲乃問之曰爾所從射者多矣獨奠泣于周同墓何也曰飛向者學射於周君而特與飛厚不數日盡其道以歸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又問其故曰射三矢者識是藝之

所由精也酹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
也先臣和始甚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
爲時用其徇 國死義之臣乎先臣應之曰
惟大人許飛以遺體報 國家何事不敢爲
先臣和乃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壬寅歲年二十
從敢戰 擒陶俊賈進先臣和卒
眞定府路宣撫劉韐募敢戰士備胡先臣首
應募韐一見大奇之使爲小隊長相州劇賊
陶俊賈進攻剽縣鎭殺略吏民官軍屢戰失
利先臣請以百騎滅之韐與歩騎二百先臣
預遣三十人易衣爲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
置于部伍先臣乃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
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俊箕踞坐馬
上嫚罵交鋒先臣陽北賊乘勝追逐伏兵起
擊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衆
亂莫知所爲遂俘獲其衆餘黨盡散知相州
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得先臣和訃

跣奔還湯陰執喪盡禮毀瘠若不勝會
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先臣亦棄不復問
宣和六年 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春三月賊
敢犯吾保耶起而視之
超方恃勇直前先臣乘垣引弓一發貫吭而
踣賊衆奔潰塹賴以全是歲投平定軍爲効
用士稍擢爲偏校

靖康元年 丙午歲 年二十四
揄次覘虜 干大元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御林
轉寄理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轉秉義郎 隸宗澤
夏六月路分季團練失其名知其勇以百餘
騎檄往慶陽揄次縣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
衆騎士畏卻先臣單騎突虜陣出入數四殺
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不敢逼至夜以虜服

潜入其營遇擊刁斗者謬為胡語答之遂周
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
渡亡其告身先臣又棄不復問間行歸相州
冬 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
朔至相州先臣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
等與以百騎先臣受命出日薄莫頓所部
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羣賊駭愕先臣呼
倩等慰諭之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
功名又於草間苟活今我以 大元帥命招
納汝曹此轉禍為福之秋也倩等素知先臣
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先臣亦豪飲不疑
酒酣倩謂先臣曰倩等既擾動州縣今既受
招恐未免誅戮先臣開諭再三衆已聽命忽
一賊起搏先臣先臣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劍
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凡三百
八十人由是受知於 大元帥補承信郎分
鐵騎三百使先臣往李固渡嘗虜軍戰于侍
御林敗之殺其梟將轉成忠郎以曾太父諱

寄理保義郎未幾以徽從劉浩解東京圍與
虜相持於滑州南先臣乗浩馬從百騎習兵
河上河凍冰合虜忽至先臣麾其下曰虜雖
衆未知吾虚實及其未定擊之可以得志乃
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先臣以刀承之
刃入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屍仆冰上騎
兵乗之虜衆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
以功遷秉義郎　大元帥次北京以先臣軍
隷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　丁未歳　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陣圖
　從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官
　詣張所　借修武郎閤門祗候中
　軍統領　論兩河燕雲利害
　借武經郎　從王彦　戰新鄉
　敗王索　戰侯兆川　戰太行山
　擒拓跋耶烏　殺黒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留守司統制　隷杜充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八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先臣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百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先臣謂之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爲偏裨尚可他日爲大將此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陣圖先臣一見即置之後復以問先臣先臣曰留守所賜陣圖飛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况飛今日以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陣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蹂無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先臣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

師移　南京復令先臣以所部從五月　大
元帥即　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
言大槩謂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
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　王御營
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
敵正宜乘其怠而撃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
彦輩不能承　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　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
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
以繫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
亡成功爲今日之計莫若請　車駕還京罷
三州巡幸之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
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　天威
所臨將帥一心士師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
復書奏大忤用事之臣以爲小臣越職非所
宜言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
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
差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

留守勇冠軍汝自料能敵人幾何先臣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無一定之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先臣語矍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先臣坐促席與論時事先臣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　君父耳所曰王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先臣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　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縣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茍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壍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

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　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間嘗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爲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童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　國家以爲燕雲眞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倏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羶攻取燕雲而不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符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

之地以爲 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絶
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
要既失莫可保守駸駸未已 幸江 幸淮皆
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 國以忠稟命 天子
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嚮惟招撫
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
先臣從都統王彦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
盛彦軍石門山下先臣約彦出戰不進先臣
疑彦有他志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塵賊據

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 乗輿今不速戰而
更觀望豈眞欲附賊耶彦默然强與置酒幕
下有姓劉者數於掌上畫斬字示彦彦不應
先臣怒起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而舞之諸
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千户阿里孛又與
萬户王索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兆川先臣預
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
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重傷先
臣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

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唯先臣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間走彥壁乞糧彥不許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數十匹擒拓跋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先臣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虜帥黑風大王走其衆三萬虜軍破膽先臣自知爲彥所疑乃自爲一軍歸宗澤澤命爲留守司統制未幾澤死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戊申歲　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潭　戰官橋

擒李千戶　從閭勍保護　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　轉武功郎

春正月合肇宣贊(失其名)軍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黑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眞李千戶渤海漢兒軍等送留守司秋七月從閭勍保護　陵寢八月初三日與金人大戰于汜水關虜有騎將往來馳突

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虜衆亂官軍奮擊
大破之又擻先臣留軍竹蘆渡與虜相持糧
垂盡先臣密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人各
以薪屬交縛兩束四端爇火夜半皆舉虜疑
援兵至驚潰先臣追襲大破之以奇功轉武
功郎

建炎三年 己酉歳 年二十七

大戰 京師破王善等五十萬

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

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 解陳州圍

擒孫勝孫清 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

說杜充勿棄 京師 戰鐵路步

戰盤城 擒馮道 諫杜充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擒王權等

戰溧陽 擒渤海太師李撒八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彦政孔彦舟
率衆五十萬薄南薫門外鼓聲震地充拊先
臣曰 京師存亡在此舉也時先臣所部纔

八百人衆皆懼不敢先臣謂曰賊雖多不整
也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領數
騎横衝其軍賊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
申賊衆大敗轉武經大夫杜叔五孫海等圍
東明縣先臣與戰擒之轉武略大夫借英州
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忩兵出掠充檄先臣
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先臣先命偏將岳亨
以遊騎絶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牛驢善兵
不敢復出勢益沮二十一日戰于清河大敗

之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歸所降將卒甚衆
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夏四月又檄從淬合
擊善衆六月二十日先臣次崔橋鎮西又遇
善軍迎敵敗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乃還
杜充棄　京師之建康先臣説之曰中原之
地尺寸不可棄況　社稷　宗廟在　京師
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碩望
且不守此他人柰何今留守一舉足此地皆
非我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

不可得也留守盍重圖之允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之至六合檄討李成破之于盤城成又退保滁州允命王瓊討之瓊提兵至梁路徘徊不進其輜重在長蘆成遣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寺僧百姓百餘人劫取先臣裴漂犒軍銀絹先臣方渡宣化鎮聞之急進兵掩擊賊兵盡殪得其梟將馮進還所掠人於長蘆成奔江西瓊竟不至滁而返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

成共寇烏江縣允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答先臣叩寢閤諫之曰勍虜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甚於此時而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復高枕於此乎雖飛以孤軍効命亦無補於 國家矣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允漫應曰來日當至江滸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

家渡渡江充始遣先臣等十七人領兵二萬
從都統制陳淬與虜敵戰方酣大將王燮以
數萬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先臣力戰會暮
後援不至輜重悉爲潰將引還士卒乏食乃
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以數千百
計諸將恟恟欲叛戚方首亡爲盜先臣麾下
亦有從之者先臣灑血厲衆曰我輩荷　國
厚　恩當以忠義報　國立功名書竹帛死
且不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身

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
胡虜盜據何以立　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
輙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爲感泣不敢有
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隨我於
是傅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
家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慕先臣恩信
有客白先臣願請爲主帥而俱叛北者先臣
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
先臣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爲　朝廷

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
耶必能湔滌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
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衆皆慴然懼呼曰
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朮趨臨安府先臣領
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
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眞漢兒王權等二十四
人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七
梢九梢砲車及隨軍輜重器仗乘其亂縱兵

交擊大敗之俘殺甚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是
時糧食罄匱先臣資糧于敵且發家貲以助
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
先臣紀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虜之
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
降附前後萬餘人虜侵溧陽縣先臣遣劉經
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
擒女眞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
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留哥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四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